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録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舉人臣高應龍

法藏碎金録卷七

宋　晁逈　撰

禪源都序上卷有語云性如虚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此即是為真悟真修真證也予愛此語簡要純備追思已所立言多合此意

予自耆而耋習静不已或於夜坐刹那見光及聞靈響愈覺清徹後看維摩經云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僧

肇注云佛於下成道樹名菩提此樹光無不照香無不薰形色微妙隨所好而見樹出法音隨所好而聞此如來報應樹也衆生過者自然悟道又看楞嚴經說二禪界分有光音天因思二經所陳菩提樹光音天於我猶為外境而况已所見聞以作佛事法喜殊勝亦可知矣乃述五言六句偈以自讚歎云身是菩提樹名合光音天如斯妙吉祥信為希有事我無取相心豈非善境界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懐詩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詩有句云凝神入混沌萬法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巳用

有客謂予曰先生塊居一畝之宫不延三徑之客何以銷日何以資道予對曰非不欲師友名徳而異趣寡合不逢投分者耳况乎出世之法人罕樂欲獨覺孤進古今常然譬如大鵬怒飛寧求於接翼獨象無侶

豈惜於離羣哉客笑而無答須㬰告退

佛書云一切分别無非障礙予因續為二句以廣其意云一切尋思亦復如是

我思心要但於四威儀中一剎那際常令自心正而一安而虛静而明亦足為法利而况久習理可知矣

予讀列子之書見兩科之説其一云齊人有清旦入市見所鬻之金攫之而去者志在取金不見人也又其一云愚公欲平所居之山約以子孫相承平而後已

心之至也感神動天天帝宰神力以移之予詳所說雖知寓言而皆以立意為本可資入道之法㨿世間之理則金不可取山不可平因而別得出世新意若以此取金之果決不見衆人之所非以此平山之志顧不見衆人之所艱求無上道世世不退豈有不成者乎

識心達本貫微妙以精深息業養神守靜安而堅固但無違失勿用希求

晉書陸機陸雲傳後詞其略有云銜美非所罕有常安
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自
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不知運鍾方否而奮力危邦
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覆宗絶祀良可悲夫
予覽諸書再見悪爲規戒者未嘗不濟之以言噫老
子云名與身孰親茍有務貪虛名而害身及族者吾
弗與也

究觀法門中道不可落於二邉偏宗於頓則有鹵莽滅

裂失勝進之方便也偏宗於漸則有繁瑣滯固失直造之頡利也唯上根圓智之士自能和會法擇而用之耳

定慧之理吾今直言譬如明珠在盤盤不動而珠光圓照滿月臨洛洛既澄而月影洞分體此存心何勞問法

高測韻對第一內有云晉張澄將葬其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於某

處年减半位纔卿校而累代貴盛澄乃葬其年减處後位至光祿勲年六十四而子孫果昌焉予素不好禨學偶看此説乃知葬師學世間之法精妙者猶能如此若有禪師學出世之法能精妙者殊勝可知矣又見古人之意有以子孫蕃昌最為盛事而且不獨擅其福應務在慶流後嗣仁德之至者也予因自思見為太子少保致仕今歲七十有九自覺康寧而資用粗充即今子孫十七人咸有肯堂之材子四人并

升朝列諸孫十三人十人已為京官延廕及弟姪姪孫不遑具載趙於晉張澄遠矣於今之世亦無有其比者自身及族各奉名教而積善之報未易可量其天幸也如此云何不樂

余深知法要合空假二觀為中道觀起動靜二相為大寂相予能言之而未能至

予好道之心老而彌壯觀練深熟決定有理觀之深則出世法洞見源底練之熟則世間法無所障礙言不

可及唯自了知

予之退居養老務在安其身遂其性成其進道之志此外悠悠不復分别也

會佛法者當存真體用如待真花結真果若立妄能所如欲假花結真果其理如此

吾所了知者無爲之事無生之法無住之相不測之神不空之真不動之尊若是而巳

西漢丞相王嘉屢上封事於哀帝有斥言嬖倖之事切

直忤旨終致名詣詔獄相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不從而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噫由是言之則知士有高蹈物表不攖世網者安可不以為貴乎

揚子法言有問神篇云或問神答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有注云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

心也心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予今覽之而自得法意因思潛者謂心游其間也予早年潛心於物情見其理已多矣晚歲潛心於道奥惟精惟一期有所至必不枉其存誠也

外順虛緣俾無結閡内觀實相期于混冥有洞曉於斯言可精修於妙道

晉張翰任心自適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又梁吳

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時張纉出鎮湘州王餞之於南浦見規在坐意甚不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氣結而卒規恨纉慟男俄而致死規妻慟夫及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纉一杯酒殺吳氏三人予詳覽二張事迹皆因出意杯酒間翰之曠達自遂其性也如此纉之輕傲致害於人也如此吳規之器小哉可哀可咍儒書云不見是而無悶佛書云毀譽

不動如須彌規於此理大遠矣其妻子情苦會集又如此不知宿因何故也因為六句語告諸大達之士云我許張翰一杯酒不求千載空垂名不許張纘一杯酒害及三人俱喪生如何合得酒中趣洪量深深上智明

八元三傑著名迹以無窮四皓七賢逸身心而自得同歸不了知者難言

悟精真之本一入理彌深見幻化之皆空觸境無礙作

是觀者謂之聖人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遥人此道書中意行之稍易無怨亦無親始是平等法此佛書意行之甚難

道家者流姑務長生久視夫處世之長生不及出世之無生久視於外以勞幻身不如反視於内以證法身此雖迦談而有真理

道家者流所著方書多以氣之作用為事業條陳淘鍊閉𠸄之法煩於鼓動頗涉有為内有一法名曰委氣

蓋取委順之意有說云體和心平神氣調暢或委身於床或兀然而坐神識沉寂心同大空又有歌訣云欲知委氣妙寂湛自無思手足縱如醉心神兀似癡予詳此說最近無為之理因而類舉自立三委三然之法一曰委氣浩然二曰委心恬然三曰委命自然恊用為常其妙備矣智者可曉不能剖精析微也

老子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其注云元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疎予詳大意此

謂體道之人其德如此又別書中有說至德之人亦有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予以為假此二句而其理小異不可得而親謂其絶迹而高邈也不可得而疎謂人景仰而歸之也

華嚴奥旨有語云大止妙觀摩訶止觀論有語云觀練薰修予愛觀練二字今取而增之自立一名名曰明觀精練法門觀謂觀照也練謂練習也觀照令其至明練習令其至精此法最為簡妙何謂也夫佛書所

詵入道要切之理小異大同固難具引予今和會宗旨且約自心現量徑直言之當先觀照一切因緣所起之情念念相續了知生滅終空然而未能觸境不動次須用練習繼之但以智斷此皆是魔是賊如夢如幻視其過去便休勿復追思是也至於大運之事不必虛憂唯存根本寂靜微妙之體性如是觀練久於正定其道成矣在已分中此乃以一御多是為百法之王也

唐賢筆語有作名僧之碑其首句云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予因此語而乃簡徑獨斷令人易曉大凡種種方便之說可為入道法門而成正定者皆曰三昧是也

揚子法言有先知篇其篇目之下注云圖難於易求大於細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其文曰先知其幾於神乎其注云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追於神也文又曰敢問先知曰不知

其注云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文又曰知其道者其如視又其注云舉目便見于詳其說此謂智斷而得之者有如善射注物十中八九若以神徹而見之者有如明鑑對物無不洞分

揚子法言十三篇以學行篇為始孝至篇為終學行篇首句云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孝至篇首句云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李軌柳宗元注云夫學者所以行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

之首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一言而孝無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予覽此書因知昔賢著述蔚有深旨蓋明士之所學以能行為上也人之立德以率孝居先也予於觀書非止務乎屬辭而切貴乎求理矣

予老矣約已居常性習自立一法名曰交修動靜無遺時法決定摠持何謂也動則觀書求入道之智靜則冥心成息念之功不拘晝夜處所無復廢時是也其

餘一切事之違順身之苦樂推為大常之理不以為礙爾

吾有三大法一曰圓明觀智之大者也二曰堅剛斷力之大者也三曰馴柔幹志之大者也三大相承歸無上道何有不至者乎

陳虞寄字次安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前後所居官未曾至秩滿便求解退曰知足不辱子重古人有如此者故采而書之以其深知道家所忌老子曰知足不

辱又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是知過貪而不知足者有辱有禍自然之理聖人之言不虛也

維摩經云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六云一切衆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役使驅馳身心破裂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予因覽此而和會獨斷之云若有清信省事之人明了

家緣之繫縛而誓願解釋不必落髭髮被儀制已是在家出家者也頓悟世情之迷執而志趣超絶不必具相好現神異已是在世出世者也但其事有始終理有淺深不同耳

唐圭峰密公有言云外事内身了不相關予又覺氣質心識亦不相關自覺氣質年年減心識年年增何謂也氣質屬外非由已善能保守心識屬内則由已善能觀鍊此必然之理也

若得無戀無厭之道逍遥以平其情又得不生不滅之
法寂定以正其性均濟純熟何樂如之
佛書中有語云寂湛生光道家流語有云虚明含元吾
皆愛之斯樂欲之所至也
我愛學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練神明雖未
見功必不成過行有餘力雍容藝文
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為聚訟予謂説禪之家名為起
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者

上之又上也

達凝明而是體均觀練以為功勿取相而有求當不期

而自至厥理如是伊予了知

吾老矣自為入道精深之法二而决定率從之其一曰

大明之智識其二曰彌堅之志力何謂也大明之智

識者取權公之語云一氣暫聚白公之語云萬緣皆

空用此破相而不昧彌堅之志力者取什公之語云

深入實相密公之語云安住妙境用此復性而不退

二法均濟殊勝第一吾自知之而日用焉未能為人演說也因復集書其句云一氣暫聚萬緣皆空深入實相安住妙境上二句了達而無礙也下二句修諳而無違也

趣虛名之高者萬萬皆然入實相之深者萬萬無一知而言及復何人哉

前科所集古德四句語以為上二句大明之智識下二句彌堅之志力予思餘說未盡今復追書補之一氣

暫聚人空也萬緣皆空事空也用此觀照焉深入實相勝進也安住妙境勝定也用此揔持焉此一法簡妙備盡無有出其閫域者予當奉行

外見一切有而能空其有内見一切法而不有其法内外不住相根力日深固虛融成寂照理盡禪宗妙立名曰禪門簡要圓成偈

莊子有說假修混沌金剛經有說真是菩薩予謂去假就真是為要妙

東晉庾闡嘗為零陵太守有遊衡山詩云北眺衡山道南瞻五嶺末寂坐抱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遊安識南溟濶予覽此詩因見古人之意懷虛靜之趣以樂其內賞清曠之境以娛其外予愛而書之抑亦自得

吾嘗諦觀大雅明哲之士千百中無一二大覺了達之士億萬中無一二或有一二然猶得天機而涉淺入聖域而未優自視視他喜與悲等

予常愛唐賢白樂天有詩句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
天及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有
所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
孝武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同四方反叛後雖歸順
負璺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
爲夭未幾發病歐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
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亦爲夭而善惡智
愚相背絶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夫物我皆如不見身相空有無遣不染法塵真學能然方為脫洒

天機之淺者以富貴功名為第一天機之深者以志行理性為第一各從其好兩不相妨

予以深心樂欲晚節彌堅惜分寸光陰常遊法苑著百千章句皆為度門此表存誠固非伐德

唐白樂天詩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沉沉我身不欲全强健强健多生人我心予甞擬之别作詩

云自學養恬休用智從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

高貴高貴多乘禍敗機

子塊處獨覺因經論智得無所得法住無所住心不可

思不可說其理如此何必羣居然後為學

子看佛經有說淨名居士深達實相而又素聞竺乾先

生善入無為予愛之重之而顧竭盡至誠而奉之從

心法之要也

智明無不周處世之聖人也神徹無不周出世之聖人

也次聖有等賢人也背賢所趣愚人也

入道之法隨用有説因理著名子究其極皆須不取相不留迹方臻妙處

吾讀易愛鈎深致遠凡四字而能適變為用吾當如無師智鈎深以求法又當馭不退輪致遠以進道有如此者不亦樂乎

子詳經論大意若有云我是凡夫佛是聖人豈可以凡夫之心學聖人之事此名斷滅見又有云我心即佛

本無有異何用更求佛果此名增上慢唯有上智宏達之人無此二邊障礙

人能善避大擢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此名初修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圊圂湯火而遊清涼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信必果

以智慧眼見五蘊皆空此名菩提以方便力解六結盡散此名解脫既了然而知永不迷也即安然而住永

不動也此名涅槃其諸辯才苦行不能到此圓頓法
門
夫人質性挺特建拔俗之標志力堅深有濟勝之具可
期出世不當自輕
無相之相實相也我思深入而但未至無聲之聲希聲
也我喜獨聞而將大和世智不知妙德自得
酉陽襍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夏以後每寐熟即
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

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已二十餘年如此予因自思所聞靈響清徹殊勝因目之曰天簧似合此理聞之者雖各别言之則皆甚奇亦可謂妙而不測者也

吾自得三常法立為入道三門期年觀練純深而已涉一切之境常如不礙已者境常空捍一切之魔常為不勝已者魔常退平一切之事常比不及已者事常樂因而歎曰妙哉三常云胡弗臧卓立冠絶為三昧

王

常平等心如地廣大妙觀察智如日光明體用及此是

佛境界

金剛三昧經中說無生禪予愛之重之因而演述夫攝動之禪是已動之心制之於末也無生之禪是未動之心鎮之於本也若且以麤法比之則燋頭爛額之勞豈勝曲突徙薪之智耶

至論以身為外物者非輕其身也但要知身從幻化而

生當知有還源之道不可執妄以累真也以世間法為外道者非薄其世間法也但要知外事以治世則非出世之法也不可以不了義為究竟法上智之士必無致詰

白樂天有詩句云恬然不動處虗白在胸中子因擬之别作二句云昭然不昧處靈照在胸中白公之詩言定也子之詩言慧也

孔子所舉一言曰思無邪孟子自謂四十而心不動子

謂思無邪者正也心不動者定也若能以至正成至定以此為入道法門何以加焉至如佛書所說不許羣邪干善境界不許八風動妙高山其意大同允為深切而曲士以迦談障隅如何和會而了達哉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豎閑植草花蕺生滋多葉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蕋黄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碧胡蝶花予覩其花至晚而斂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彌高而花復盛開因

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予以其隨昏明而卷舒近乎智而强名之曰近智花

士之有智不可無學夫佛書所云無學者其理無別若誤會此器因循自棄尤可惜也予觀三教之書粗見必學之意儒教之書周易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道教之書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釋教之書寶積經有叙大士成功之語云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予因會同叅究雖知其文句不

類而必從於學斷可知矣加以老年之志深信於最後一說不復疑也

天者自然之義也佛者覺義也自然無蔽塞可曰天聰明豁然大覺悟可曰佛知見人能啓天聰明入佛知見此爲上智安可輕議予之獨斷如此覽之者以爲何如哉

有能觀空見性悟妄識真真心入理决志成道此何人哉此何人哉吾不可得逢之而交談也

善惡事都莫思量是非言都莫分別亦是資修之一法然而易知而難行者也

白樂天有詩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因擬之別為二句曰已共身心要約定險艱情偽不傷嗟白公所云知天均不定之大常也予之所云知世緣本妄之大常也

予今省已晚節勤道夫名宦之網障於外能自決開而恩愛之魔纏於内未善釋縛比其懵學亦既知方自

謂智雖明而力未勝也

予讀道家之書得大達觀已了知情境幻妄不復瑣細分別讀釋氏之書得最上乘又了知理性淵妙當思精微悟入唯此法門自能曉會

予好讀內典非以課誦為功必也詳求入道之要讀圓覺經得禪那數息之門讀楞嚴經得觀音入流之法隨時而用亦不甚精至雖未到自覺之境而獨聞無聲之和積歲彌加清勝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或問予曰先生於内典之中盛稱楞嚴圓覺何謂也予對曰廣分性相之差别布在楞嚴專明體用之精真歸乎圓覺

百骸之動動而去病道家之法用資保命期於康勝百慮之静静而見性禪家之法用資趣定期於妙應伊此二法吾日用之而人不知也

予以所聞靈響目曰天簧而凝聽逾新終不知其所以久於詳究似有所得得非積習歸根之静静既由中

獨聞無聲之和和非發外理近於此書以明之

列子之書云欲辨夢覺唯黄帝孔丘竊詳二者聖人淳質之時也而莊子之書云廣成子謂黄帝曰自汝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言澤少殺氣多日月之光益以荒矣佞人之心翦翦者淺短狹小之貌又奚足以語至道論語云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噫世質民淳之日猶有此說則知情偽之態

百端浸以久矣理亦是常不必驚嗟可也

魔境佛境不離於心心之所迷者爲魔境心之所覺者爲佛境當知魔境如夢從妄想生魔境如幻從邪法成佛境如大空如晝日清曠明白不可蔽虧學人體此爲定法而觀練之令符契純熟何必多聞博覽然後爲學

元聖蘧廬不動章云童稚觀百戲有舞破陣攻戎城貙摶牛鯨吞舟皆以爲真初則甚懼見之熟則無畏況

乎成人之心知見又熟安有動之哉予詳之頗得其
理乃知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也
漢祖威加四海武不殺也蕭相功居三傑文無害也所
以創業垂統君臣相得而然也
孔子以不義富貴視如浮雲莊子謂真性之外皆爲塵
垢夫如是則悠悠之事何足介意
孔仲尼魯之聖人也五十而讀知命之書蘧伯玉衛之
君子也五十而有知非之言予自謂心師古聖人古

君子久矣而年將八十若不勇猛精進重增觀練知
命知非學道學法更俟何時哉
予素景重子罕不貪之寶并達摩無所求行昔壯歲不
甚貪求而老年自戒彌篤内省於此法門似得百分
之一二今試言之自思於巳有八不求不求功名不
求貨利不求富貴不求神仙不求黄白之術不求巫
覡之禱不求卜命之者不求據要之人此語由衷非
為伐德

種種著於有起諸妄想者此名顛倒之見種種落於空
都無所悟者此名斷滅之見無此二病而能洞曉空
趣者此名正真之見
吾以文章為佛事得自然智以音聲為佛事得自然聞
非敢超於天人幾乎逮得已利
吾老矣不能叅禪問道但依歸根之靜知常之明湛兮
似或存無必取於相確乎不可拔無輒易其志日復
一日如斯而已矣

照五蘊皆空真見也得一念相應妙慧也真見妙慧久而相資何必多談横分名相

内典中有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虚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此是菩提之名理菩提之體用菩提者覺照之義也又有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此是涅槃之名理涅槃之體用涅槃者安樂之義也釋氏經論真乘宗旨雖千章萬句廣大微妙原其臻極之意不離明此二法今子直指盡矣

此外分彼我之品類成私而心乖平等言華竺之教相不同而力爭勝負者自是世間物情於虛妄中强生分別唯上根圓智能了知而和會也

杜荀鶴春感詩云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予因擬之而作賦云浮生七十今踰九已是超羣越世人

處世之法三綱五常大端也出世之法四諦六度大端也并用交濟其道備矣

予性本愚直今則太老緜歷浸多洞見時情物態求與己意合者款密交談不可得也愈增歎息不樂者久之不平之事不願聞知而不可避一旦忽爾自悟而開懷焉譬如行多露之徑者孰不霑衣入鮑魚之肆者豈免聞臭事之常者復何怪哉

人之所切名與利予之所切道與義予不戰而成功自以道義之志勝而為肥也

善入無為西域先生之妙道也能體純素南華真人之

格言也予愛之重之混而為一潜資日用於何弗臧

子謂故交曰名位愈髙禄利愈厚我不如君觀練日深

根性日熟君不如我出處進退各從其宜

子有語曰自見真理此為佛眼自契真行此為佛心心

眼同符更求何法

莊子至樂篇説富貴夀者以其不知道而身各有苦其

致三失之名謂外踈逺也予因推演而言之曰富者

之失其蔽也吝妄保餘財而不得成周急之仁貴者

之失其敝也貪安認虛名而不得遂無虞之安壽者之失其敝也愚妄歷多憂而不得享永年之樂能反是者幾何人哉

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絶句詩云歴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舉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詩云不忮不求易云無咎無譽是吾心也

崇高富貴居權要但可旁觀逍遥游燕樂清閑茲惟自

得言之無妄久而當知

聞是非之交攻聽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知不如愚吾之趣向大率如此

易卦出師之初必先以律是知學道之初必先用戒故予年及大耋而加之梵誦以自撿攝亦非志樂小法安敢自謂大達而不拘小節乎

諳道之樞味道之腴觀練薰修潛資日用恬愉美妙益茂禪支有此勝緣豈非宿習

子自深思獨斷身當處世須避不測之禍機心期出世須學無生之法要此外世態率皆悠悠故我端居塊然寡偶

老子云名與身孰親子嘗推而演之云身與心孰親心與性孰親故予窮理盡於性而後已

如何得一大士適變如大龍克荷如大象法門之利知無不為内習之力所作已辦吾將師之

老子云杳兮冥其中有精予素聞靈應漻兮清其中有

聲子覺歲久益多殊勝因而自謂不著外聲塵而反聞聞妙音其心凝然助定力可目為不動尊此即普賢之一行也而又不著外名相而反思思妙事其心油然生慧用可目為無盡意此即文殊之一智也

儒家之言云寂然不動道家之言云歸根曰靜禪家之言云息緣反照人能洞曉三家之言同歸一真之理吾當目之為會三歸一之智

莊子云富者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予

因內省自以為學者多立言而不得盡行其為心也抑亦如是自今以此為戒且務温故不必知新今徹細揣摩動心不如息心之利也

孔子家語云楚䣛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予因思之凡計我我所之人有積財至多而無毛銖之利以濟困窮者彼何人哉

予今采集諸經敷演大意别立一說以為消除煩惱之法不避重復有涉舊述者也有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為先又云現住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又云無障大悲觀諸衆生所有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生知諸煩惱體性自離何以故是諸煩惱等趣了義無少煩惱可積可集如是隨覺即是菩提煩惱之性即菩提性又曰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又

有經云欲除煩惱當行正念其所解云煩惱出私情耳便應觀察法理以遣之又有經云有一法門名無量義應普觀察一切諸法性相空寂而諸衆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輪迴六趣備是苦毒無量億刼不能自出復次諦觀一切法諸念念不住新新生滅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名為實相如有通達義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又僧肇五論中有言經云不離

煩惱得涅槃注云悟煩惱性空即為涅槃予今叅究經旨因而直說大約謂煩惱性空勿為窒礙觀如夢幻不用介懷設使觸境情動如響應聲既應即止是也且夫愚癡之人被諸煩惱之事有凞凞然者此非悟道其實如木偶而已若或中根之事而以煩惱為苦是則智慧不如愚癡也不亦謬乎固當勿存于心苟不能然學道何用於已有何所利須令智慧力勝可矣故又有經云以智慧劒破煩惱賊以智慧力裂

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以智慧斧伐煩惱樹故予曾為究觀直說遣情詞云身同夢幻非真有事比風雲不久留古往今來盡如此此中堅執大悠悠既能洞達須剛斷煩惱魔空過便休予今單用此法凡夫貪著世間榮利之樂無止足者勞苦或禍敗此致不復論至如大士學出世之法若耽禪悅此亦為味病未能盡善脫洒夫知之者幾何人哉欲其決定迴向不亦難乎

上古聖人有觀察一切音聲前賢為文遂云以音聲為佛事予自思素聞靈響亦所謂以音聲為佛事而尤知殊勝夫外音聲而或慆心堙耳致蕩然之動予所聞内音聲而乃清心驚耳致凝然之靜又前賢作名僧碑文云師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佛事予亦如之晚年著述好為禪家偈頌又與隨順世間文章不同以此比方沛然多得

大心衆生游如來大寂滅海入如來大光明藏予知此言孰以為然聞之而大笑者多矣

予於三家之書各得一法儒家之法用明智以保慶仙家之法用靜安以永命禪家之法用清徹以正性三者并用卓然殊勝

莊子南華真經有說自得之塲此世間法也予已得之矣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有說自覺聖智境界此出世間法也予未覺之爾

采諸經論隨意多少資其智於四威儀隨時多少息其
意老當益壯乎志亦不考求功利
予喜既壽且康應緣具福而獨觀妙音求菩提率以為
常不住於相老而益壯久而彌堅密印已定愈覺清
勝書而自奬難卜同符之交
不嬰榮利之緣已逃世網博考身心之法漸見天機雖
非絕倫粗殊流俗
仁王護國經下卷内說第九善慧地菩薩得無礙解法

義詞辨演説正法無斷無盡子因自思此碎金録采綴增多皆是勝緣妙事不同無記之性亦足私喜也子因經論智得反照之慧修轉依之業必信必果老心益壯者惜餘年之迅景也

觀空見性悟妄歸真常習靜明知魔不動當令既照而寂寂而復照勿或誤會無修枉入因循之失

樂器中有簧者器動即有聲而不見其形人所為也吾所聞靈響耳中有聲亦不見有物之使爾自然而然

故子強名曰天簧其音成文清妙超勝合奏之樂昔晉魏絳善和獷悍戎情國所賜以國樂今予善和鹿動心相天所賜以天簧由此樂欲助發受性深慶善緣之符會也

入流得觀音之門數息練頭陁之行惟日不足學然後知聞中吉祥助發樂欲時予自覺夫復何言

予覽杜牧詩和州絶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邉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虗實高位紛紛見陷人予因别

作一句偏對末句所得者三其一云妄緣擾擾知縈已又云宴居寂寂堪修道又一云明心了了思超世

夫如是則老生之志非昏亂也

生老病死誰逃大播之鈞觀練薰修自有不奪之志我

今如此人其謂何

易蠱卦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予詳所解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志則清虛高尚可法則也遯卦曰上九肥遯無不利象曰肥

邂無不利無所疑也予詳所解謂最處外極無應於内超然絶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增繳不能及莊子第十有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予今歷覽詳求有以見事之為上者事之為下者統而論之歸乎獨斷則知顯而居亢者未足矜隱而自得者尤可重也

若坐若卧時行時止未嘗於一刹那頃志不在道吾之晚節如此孰謂今生虚過耶

觀古佛之音趍動静之相其音由寂寞而彰調真人之息融麤細之任其息自根本而來二法交修一志已定

如何得見一了達至道之人而能洞曉欲色空三界大虛幻之迹又能克荷開示悟入四字大因縁之事與之交談結為真友噫吾今生不得見之矣

黄老清静之言竺乾空妙之法非上上智豈能深知茍有深知不當自失

予晩節勤道自謂由至誠感真應因立天簧天瑞二殊勝之名何謂也素聞靈響浸歷星紀矣老年彌覺清徹聽謦以其耳中自然之音不見有物如樂器中簧故曰天簧日夕常然而於五鼓後夢覺時坐待清旦聞之尤可愛寂然凝聽而心益專不生緣慮怡然樂欲而神逾爽不入昏住以其自然符信妙契心法故曰天瑞自喜宿習所致慶幸之多而不可得而言之於人也

予以年臻大耋之期日修無上之道靜中宴坐非怠非速屏氣似不息反聞自性和順積而安以樂英華發而聲成文斯可聊以自娛何必鼓缶而歌也

吾所聞靈響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或如行軒肖予鈴或如風蟬曳緒聲隨時有變新新不停其聽彌清徹聽外聲彌審終莫知所以然

凡一百三十九章

法藏碎金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録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法藏碎金録卷八

宋　晁迥　撰

圓覺經中所説禪觀法門粲然該備吾今約已隨宜決擇其一以為入道之權與威德章中説三種觀門今取其三觀之初者經云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内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其次辨音章中説

二十五種清淨定輪今亦取其二十五輪之初者經云唯取極静由静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不起於坐便入涅槃此名單修奢摩他予詳二説其理一也予愛所言不起于坐便入涅槃可以且從此去禪源都序有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正是此矣

恊用恬愉養天和以適性容扣真寂乘佛理以御心殊勝法門吾從此入

身居一室安之則具足逍遥身也心住一境安之則具

足禪定心也身心俱安動靜相養宴息法空之坐優游自得之場今我能然云何不樂

智曉了性真純學澄凝成證應自立此意如貫四珠委細名理分配收攝用為法要復何以加

儒家之言率性道家之言養神禪家之言修心其理一也何煩諍論

昔魏太祖曹操嘗謂蜀先主劉備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以為此乃世間之事也固不足云若有言

天下大逵唯君與我此乃出世之事也何以超此未知有人言之乎

真學之士若能順天和以調息乘佛理以御心亦可目之曰調御丈夫矣大雄氏則調御法中大調御可尊之曰大調御丈夫矣

夫能堅固金石之志詳求寶玉之書窮盡天人之理有此三善可無愧於心矣 有以佛書為寶書道書為玉書

予今於圓覺經普賢章辨音章共釆四句凡十六字合

為一法約已足用文簡理備可即時而行自以意求無煩筆解其語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不起於坐便入涅槃

羣諲諲而趣死獨熈熈而養生智識之殊天壤斯絶不可説莫能知莊生至樂之言信乎自得而已

情因事觸未能不動當使情之所動動如電光光即時滅動之所應應如谷響響即時絶動情應觸如斯而已如斯之善已為難得若能如蘓迷盧山八風不動

此則卓爾絶倫矣

心歸妙理學西域之無生迹避畏途得南華之至樂此

二殊勝復何加焉

似動不動真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來空空之心心

息相依息調心淨混融純熟名曰精修

真隱之深者身心俱隱身隱之深則人倫不能見其迹

心隱之深則鬼神不能察其意陶然得天和膶然與

道合我願如此孰知之耶

夫達士者不入智籠異羣愚也獨扣道樞知所歸也窮當益堅勇於拔俗老當益壯勤於行道具四奇節孰能比方我願師之庶幾踵武

禪源所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者予因解之云不拘晷刻之多少不擇處所之喧静但能攝念安心皆是禪功分限

雅善之名雖有百分之一亦勝於無何謂也夫鄭衛之聲曲將終而奏雅猶勝於終不奏雅姦慝之人命將

終而言善猶勝於終不言善

一氣散結而為身一靈分宅而為神神身合而為人人所起而為事事相續而為世世事無窮紛紜其中種種不可說一一旋成空唯有萬一真知獨能和而不同

權利是外貪愛若不能鑒戒而知止足則不免事有變衰之禍患恩情是內貪愛若不能覺了而求出離則不免身有生化之輪環迷悟兩端有直有枉迷則天

壞悟則反掌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吾以道眼觀之無不知其大槩種種是常何煩分別

吾自諦思黑業殆盡白業增多唯未到無業有覺之深深處若能到此吾道成矣

予自思即今常修三無漏學粗得百分之一焉何謂也奉梵課小法又間日食素懲忿窒欲應日損之師以此為戒學隨時隨處息業養神以此為定學得經論

智因以文章為佛事命筆立言多明觀照之理以此為慧學

清曠域逍遥遊外境殊勝避世高士知之華嚴法界金剛淨土内境殊勝出世大士知之知之行之而能深入造極者不可及也

諦觀人世身有病健勞逸心有憂喜苦樂事有吉凶成敗相叅混然大槩如此若能推理安常亦是達人之一法耳

夫齀生不可與議遠圖曲士不可與談大道故予塊然獨處聊以自娛研味典墳師友聖賢而已

經教中說四大之四色為四虵六根之六入為六賊身心為幻垢附離真性統名曰我其理如此而於此外悠悠更欲求備如意不亦踈乎不亦過乎

自古聖賢發大菩提心學大調御法成大涅槃果彼安能說俗安能知嘿然自得而已

經教中所說住心一境名為具足禪定心予因自言存

心衆妙名為具足智慧心又有所說繫心一緣以習定如發箭也發多則中多久久而箭箭不失予因又言遊心萬法以增慧如分燈也分多則明多久久而燈燈無盡推類適變伊予能然

吾諦觀人心於世間法不及於情者大約言萬數於出世法不及於性者又巨萬數噫吾誰與言

自省吾心而有三寡剛而寡欲不由勢利之徑訥而寡辭不接游戲之談介而寡合不須友汎之交三者無

相妨自便於從道

見在之身慶大耋而康健未來之性願隔生而誠明世

智所圖非吾願也

予以罷留滞於西臺求退居於上國歸乎舊地松菊猶

存易以隱裝衣冠甚偉挂車不出讀書自娛絶無榮

利之心洞究正真之道此唯自得何必人知

予有二不求六自覺名不求虛榮利不求太盈修身自

覺輕澄心自覺明調氣自覺清為文自覺精顧行自

覺平學道自覺生去彼取此莫之與京

人人各有四因緣蓋起於身心事世者也自止三數由於已最下之一則不然何謂也身可使無侵損心可使無惑亂事可使無繫縛此皆由已者也其唯衆共成世有可安之理則不由已此固無可奈何而三者由已亦罕能自保有之噫人之大迷也如此何必讀書然後乃知而未嘗見人言及於此

予嘗内思自壯及老志辭權利懼貽氷炭之懷欲寡私

邪免惟針艾之若率由已見不俟他言

列子第七楊朱篇第四葉有注云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予愛其語可以銷憂釋結予當奉持又能不失中正者也

三歸五戒初法其師出以律四諦六度終濟於曲盡其妙此從方便門漸進修行路

吾嘗究觀人世大情於其禀賦有限光景之中志在求取無窮愛欲之事者萬萬皆然萬中有一自保天均

不致大患者已為明哲若又能别得悟入之理此則巨萬中或有一人乃希世絶倫者也衆人不可得而知之而此人亦不可得自言之耳

予以觀書得意聊舉三家之所宗孔氏之書云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以名為宗不顧其身者也老氏之書云名與身孰親此以身為宗不顧其名者也釋氏之書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此以性為宗不顧其名與身者也源流實繁難以廣記而備言之爾

予自引年退居日用有定酒藥隨宜扶衰養疾身心隨時息緣反照以經論為智地以文章為佛事止此四者餘無所云

夫學道入理之心有如翔禽度空而不留跡又如閑雲出岫而不著物經教中所說無住法門無礙法門其自在也如此復何疑乎

處世之道亞聖鄰於至聖出世之道等覺鄰於妙覺唯變所適始可與言道已矣

予退居養老有清遐髙潔之意恬和適悦之味殊勝超絶之志自知而已

予所見所踐所願不求名譽福報若其理有如影響自應者抑亦非予所貪也

予承多士美談見推清健自詳内典所説似得輕安只此清健輕安不羡華腴充盛

自念退身漸老脱俗彌殊無所圖無所拘不好圍碁不好呼盧立法之言信必書服藥之酒斷餅沽日得新

新經論智知有孤雄大夫

自覺隨宜真應之兆久聞靈響清徹透三靜闕未得心華發明照十方剎此善境界鄰妙吉祥

吾志在圓覺經得普眼上根之觀門行在楞嚴經得觀音入流之法要姑務相濟積習勝緣

剛健中正予取章編之言以為定觀練薰修予取具典之言以為慧大槩如此此餘自詳求之也

真修法門次第有四智觀道斷志守力行此但開端詳

求在已或該已録意孰增深

清心釋累予取後漢書息業養神予取禪源序二句足矣用不必多

身心不動坐圓覺道場權實會歸入法華三昧從吾所好何必求人

予思壯歲歴官之日嘗見公館之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審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

矣

解脱三門見空虛而有覺涅槃一路云寂滅以無餘廣說異端吾不取也

偉兹靈響發我天機乘妙妙之聞心入如如之成相欽哉瑞應蔚為道師

人之多欲三聖同誡周易損卦云懲忿窒欲老子道經云少私寡欲釋氏涅槃經云離於愛欲垂訓弁著豈合縱心

言行動天地儒教之極致也此法有為寂照含虛空佛理之極致也此法無為二法俱正其用則别人間有畏途内外共二皆速死之地也舉世誣誣然趣之而不能避安知有一路涅槃門乎苟聞斯言大笑者多矣

南史中有説梁時劉歊者幼敏特高長而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學道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彈指而去尋之莫知其所予因

追師獨斷其理夫人分段之身乃一幻累之蘊耳此人能破之而出所謂有自然智破無明役超於天人者也豈世網之可嬰乎

孔子學禮辨其俎豆之名品此則典儀之職也孔子賛易演其卜筮之象數此則執藝之職也然孔子所學此有司之職乃是體大而不失其正者耳若以妙道超乎形器之上出乎言意之表固不可同日而論也而輙問禮於老聃故老聃荅以他辭形於教誡而孔

子遽有猶龍之歎焉是知宣尼主善為師聞義則服有如此者

予別得一對治之法矣言簡意備可以足用先思已之切於身心次及庶事之不如意者摠名為苦而歷觀甚於已者至多又思已之切於身心次及庶事之得如意者總名為樂而歷觀不及已者亦至多夫如是以已方人有何不足

予惜暮年壯心不已所修功德頗異於常作不退輪銘

且志之於已而勿失自警策於胷中作無盡燈頌又傳之於人而漸多期照耀於天下自覺自利覺他利他言念此生不為虛過

南史内有說梁劉歊志行甚髙竒嘗有異人謂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予慨然慕之而志氣雄偉顧超造化抗心希古唯力是視

諦思人倫自凡及聖分為四種知見夫唯貪所欲都無覺悟此是凡夫知見超凡有覺屑屑然樂於小法或

沈空住寂此是小乘知見夫傑出此類而不落小乘二邊獨得中道此是大乘知見雖得中道亦不住於相此是上乘知見出此四等之外更有上上乘知見無不了知不可以限量對待為比而妙覺周圓此是佛之知見

南華之書有説道遥遊盖明大小雖殊而能隨己自足不越涯分而過貪西域之書有説解脱門盖明次第皆空而能見理無著免惟虚幻之所縛誓將乘道遥

遊入解脱門予苟能然豈有不當二教叅用有何相違

士若宿植善根將成勝果練一心之凝寂期五眼之圓明馭不退輪行無上道有如此者何以加焉

予之引退志本真純三徑就荒願無客到五漿先饋常畏人知自然而然不可致詰

今得自生巧慧事甚近而意甚新夫化導於人猶為種種方便而况於已豈不能然此久迷而忽悟者也

自今或值一切不如意事當即時而先覺屹然不動在我而已茍不能然於已何益

化民成俗之學儒門之事也長生久視之道道門之事也清心釋累之訓佛門之事也予以此三事為貴名同而實異者也

今偶得一論一經之中四字各一句采而合之以為道家心體之四相茍或能然何須廣求入理之法坐忘論云心安而虛南華經云水靜猶明予謂但令心體

安虛靜明即是真人至人爾忽自追省曾作靜深生

四妙詞其序具述靜中生四妙謂安虛明樂是也今

之所說該涉其四矣且表志趣純深自然暗合故不

避重複而書

若有人功名富貴如唐之裴度郭子儀我不愛之若有

人琢磨道德師友造化合於天倫名出世人我愛之

重之願以至誠效之

持金剛經者若有人了知住無所住心得無所得法者

此名慧業若有人日積課誦之功希求豐報之利者此名福業二者相去絶遠如霄壤矣

周易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涅槃經云於世間中得名聖者少欲知足亦名清淨夫如是則三教之書有何相戾勸戒之道有何不同讀書之人何不聽信

寶積經云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涅槃經云如空野象獨

一無侶予因思之大士智力如大龍獨象奇特超絶也如此若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難乎

定如辟立不動也慧如珠明圓照也定慧相合體用備矣到此體用何必多談

若有人於世間法中不嬰於網罟不犯於鉏斧於出世間法中知出世之道路見入理之門戶如是之人可謂獨步我自思之誰將晤語

予嘗作顧成四勝深心偈云豁然悟空了然見性凝然

不動寂然無思今又以此四句偈自為已說用之為法要焉豁然悟空者照破幻蘊情累不留苦惱也了然見性者洞曉相續有情都是一真法界也凝然不動者任其外緣所觸如八風之吹妙高山也寂然無思者如晏海澄湛絕識浪之騰躍也四法純熟其利甚慱

古人古事過去空今人今事即今空未來人事決定空不悟則已既深悟之豈可於此大虛空幻妄之中一

一執為有法執之為有則有礙有礙則有害視之為空則無礙無礙則無害以理斷之何者為勝苟不見此理何以得為上上智苟不能以理奪情於已何益又何以得為大丈夫哉行之由已何必求人

動搖支體無積滯之氣融練情性無結閡之念修行之要最為親切予今老年所學如此

儒門中所尊推之曰龍周易云龍德而隱者也道門中所尊亦推之曰龍史記孔子曰老子其猶龍耶釋門

中所尊亦推之曰龍寶積經中稱述無生大士云猶如大龍所作已辦予因思凡諸後彥有以人龍士龍自負者一何容易哉

吾今佚老自謂方知身心世洞見大空佛道儒會歸真理浩然氣暢但保太和之和油然心新當成至樂之樂以茲度日豈曰虛生

志於道者必在乎抗心希古雄節邁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脫落儔侶如獨象之絶羣超騰風雲如大龍之

辨事噫我有此願而世無同人

才智為佛事文殊之法門也行實為佛事普賢之法門也聲響為佛事觀音之法門也求自然智唯變所適吾能獨斷何必諮詢

慧可初師事達摩告其師曰我心不安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曰我心不可得達摩曰吾與汝安心訖予謂人之心也若此其身乃是至真至親之處然亦無物可得況乎虛名至假至踈而乃自矜其有不亦

謬哉設有人曰我得好官予當告之曰將官來與汝看彼或曰我官衆緣所成强名曰官亦如數輿無輿不可得取而看之也予當答曰吾與汝看官訖

予因泛覽諸書又得三種之師尚書云主善為師夫宏達之士不當止學一先生之言凡有一善皆能師之則其智廣矣又列子云子列子師壺丘子林注云曰損之師老子云為道日損夫人若能知非改過日思滅損有去非之善居無過之地乃幾於道也又唐賢

白樂天有詩云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莊子云唯道集虛老子云歸根曰靜夫人若能虛靜其心則於道最為親切此三種理有淺深俱為入道之門故予采而師之

彌陀之淨土法華之化城權教也漸教也金剛之無所住心圓覺之普眼觀門實教也頓教也看內典者當如是戒

吾於二教之書各得法要之一老氏之書云深根固蔕

此乃長生之法也釋氏之書所云息緣反照此乃無生之法也名相之談不煩多取

予自視所履進退不失其正應儒教之宗旨也動静之養其命應道教之宗旨也定慧均適其性應釋教之宗旨也合此三善之法奉令一報之身與衆不同於已有得

二獸濟渡壯獨象之絶流四果超升嘉大龍之辦事甘從曲士見誚迦談

入道之要先戒嗜欲吾口不恣其所嗜得老氏之旨淡乎無味心不恣其所欲得大易之旨寂然不動能戒嗜欲故幾於道

予素愛重唐圭峯禪師宗密所述法要之書尤為詳備竊心師之久矣天聖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忽夢見一老僧或云此即密公也予乃再拜稽首自叙宿昔歸依之志云弟子幼不狎好弄之侶長不學無益之藝唯於妙道久留深意夙欽禪德願為門人攜缾洗鉢

服勤問法而已公亦有荅見器之深而不一一記省其語寤而思之雖知因心成夢固當然歟亦喜妙事同符斯可見矣

中觀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予自别有語云因果所成法我說不是空何以故予謂善惡真妄皆有報應故不為空也然而善惡真妄其理不同夫人心之根本為因也心之所起為緣也所成為果也當知惡緣妄緣可以除去有如左氏之語云無使滋蔓蔓

難圖也善緣真緣可以封植有如白公之詩云前歲種桃核今歲為花樹其理决然耳智人宜乎詳擇之也

自古以駕馭英雄乃威柄之極致莊子之師友造化在人倫而何如超絕卓然殊非擬議

威儀動止有節身隨宜也妝合凝融有叙心隨宜也飲啗服餌有法物隨宜也詳擇應順有理事隨宜也我之四隨宜日用人不知

設使絶倫才逸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何如出世道髙推之為法中大調御

凡夫之心動而昏聖人之心静而明深智之士志於道者詳究此言足用矣

身世二事罕有悟者世有世網之患難身有身蘊之苦厄二俱出離方名解脱

季子觀樂觀諸國之樂知其各有興衰此外事也予之觀音觀獨聞之音知其最為殊勝此内事也觀音之

名亦非無謂

予於世間法本以薄藝自結人主未嘗依權倖而苟進也於出世間法亦思以至誠合天道未嘗信巫祝之妄求也自然而然無助我者

迷人既貪存日虛榮盧利此乃有中之空也又貪歿後虛名虛飾此乃空中之空也皆由自執為我不悟我是虛妄幻累之根本孰能思之

予覽唐書文苑傳云司空圖退居中條山别墅自稱耐

辱居士予因思佛法中有六度而忍辱是其一耐辱即忍辱之義也夫如是則釋迦文曾為忍辱仙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噫言之斯無難唯受辱俾如流是唯難哉經教中謂能忍者名為有力大人予獨斷其理夫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圖若誠如所稱予謂耐忍辱居士便是有力大人

學法之要見性居先槩舉大端諦觀可曉佛經云非幻

不滅道經云其精甚真難遇至人款談妙理

老莊道奧既見其清虛能秀禪宗又知其頓漸晚年真

學自顧多然

天時人事物理道樞舉四大端該括盡矣予於四者靡

不經心鋭意詳求悉見崖畧撫己自得豈曰虛生卜

此談交罕逢深契

予讀圓覺經愛普眼觀門理事無礙讀華嚴經愛普賢

觀行智力相資若夫優柔而求厭飫而趣是吾心也

云誰知之

自思性分稍應佛書引車避仇得須菩提無諍三昧忘

言合意入維摩詰不二法門竊冀涓塵積成海岳是

於妙道粗結勝緣

隋珠彈雀荆玉抵鵲外物也人猶惜其所失而況精神

内寶也棄而不收過求虛冗之榮利者吾惜之深也

禪心之體不可不住不可有住當住乎無所住之住金

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是也若住此住安穩深固可以到自覺聖智境界之處此其大畧也至要也

出是非域見莊子之道樞破煩惱賊用維摩之慧劍學也如此人其何謂

徐寅律賦體格浮華内有可采予亦收之有賦述神僊之道約畧記其大意明乎道不易致其語有云上不在天不可以翼翥下不在地不可以身到不在乎近

不可以耳目審不在乎遠不可以車馬造又有云在乎破塵網清心源出嗜欲之千里入希夷之一門予亦以為然

禮記有云七歲曰悼八十九十曰耄悼與耄雖有罪而不加刑予今年八十矣因而自思非但不作世間有刑之罪又欲力學出世間無為之道以此比方怡然自是

吾老矣自設常用疾力之法譬如金鐵之器可以速辦

湯飲者名曰急須子是也今自約於其四威儀中不管情境之順違不管晷刻之多少且即時而入至人無何有之鄉放懷而遊不計近遠又即時而泛如來大寂滅之海冥神而涉不計淺深量妝功用此法定矣禪源都序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正是此也所宜罷諸演說之煩爾

予以文章為佛事者自然道心好陳法要非世間之隨順也又以音聲為佛事者自然靈響暗資法樂非耳

外之鏗鏘也言念勝因何求益友

予記得齊已詩句云心清檻底瀟湘月骨冷禪中太華秋又記得似是陳陶詩句云高僧示我真隠心月在中峰葛洪井予愛誦之令人氣格爽拔

夫人生之所值遇者大槩凡有四種焉世運之治亂事理之順逆氣質之盛衰情意之苦樂皆有勢數而不能出矣唯有大覺力聖人至明至勇鍊成不二性還源深固者獨能出之予所見如此復與誰言

圓覺經普眼觀門被上根而如來告普眼菩薩言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静室予詳真學當從此始夫安處徒衆則非吾事所云堅持禁戒實資外獎又云宴坐静室最為要切維摩經云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予嘗擬之而言云不令一事礙方寸是為虛室然而此皆言其臻極之理必未能爾自思力量且宜從漸雖不及苾芻受具足戒且以嚴持小

法檢迹正儀可也雖未能頻虛方寸之地以為吉祥之室且虛方丈之室專於静居可也吾之老年屬意如此

學而欲求外事者唯恐人不知欲求内事者唯恐人知之吾有此言已泄天機

諦觀貪欲有二大患固權寵而觸禍機飾私邪而涉畏途知之善避百無一二古今之大情也如是

自謂暮年急於無學之學不必須俟從容固當隨時抖

擻一切塵念寘心絶境便是入至人無何有之鄉泛如來大寂滅之海此但至小至淺者也古德所言之理乃是至大至深者也

服雲母粉不如我自得法門甘露味之妙也聽清商樂不如我獨聞性域天籟音之和也五鼓夢廻聰謦甚樂福會靈應超然絶倫

習定如習射射多則中多中多則分寸無失如此則定心熟矣益慧如益燈燈多則明多明多則毫芒必照如

此則慧心廣矣非曰狂言悉因經據吾求自然智切

問近思唯變所適他皆做此

儒家之文雅道家之清淨禪家之宴寂吾登耋耄之年

彌加樂欲之意自喜性習之天然也如此

左氏春秋有語曰老將智而耄及之予今年登八旬而

演法成文具意無盡常患才多以為增上緣然而年

及耄而智日新度越古人亦足自慶即非妄有矜伐

也加以壽康給足似續蕃衍使我勝修益壯耳

予讀楞嚴經知動靜不生之相讀圓覺經見理事無礙之門非止讀經而皆得法

予讀類書有云隋時高潔之士張文詡博覽文籍以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也以其貧素而賑給之又輙辭不受每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予見古人之行如此因而省已夫服勞有養自免學老圃之事賜禄足用豈待致公家之邺年登大耋精爽不眛慶幸畢集超於先賢固當激勵志節亦加先賢

一等今不復修飾更求虛名且歎曰老冉冉而已至惜涉道之未深爾

予自冠及耄好讀書未省一日而廢棄亦既大耄尤嗜竺墳酷信所説行之因報如影響不差慨然有挺拔出塵之想猶患前言博而寡要因為四字六句以定積習之法自曉而已其語云知幻識真去邪住正寘心攝念入流聞和不失不勞法要盡矣

人倫有三大若未見有丁寧形言而戒懼者仕宦之間

暗觸禍機袵席之上密涉畏途輪環之中枉入諸趣

夫第一第二之苦可以目覩第三之苦可以心知若

能嚴持至行善避此苦者其唯有智力大人乎

人之所惜愈增愈踈予之所惜愈減愈親智者可以意

取予不能以言陳

離名相精真體用難為力致不思議解脫境界率由神

會故惟道侶非尚談交

時君御極舊有至言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予因思

之法王御心亦復如是依華嚴經信用普賢依楞嚴經勿受羣邪是也

大道人事物理動息各有自然時數若能洞曉臻極而無蔕芥於胷中者可推之曰賢哉大丈夫

禄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得久所以然者不知其道也抑亦數有定分也

心之所起念念名為塵垢念之所屬事事名為夢幻當如是觀如是斷勿復分别牽纏

大千沙界尚為空裏之空名鉅萬金錢固是末中之末

事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我自得二大觀法門觀一切動植之形來觸目者悉謂

之夢幻觀一切差別之情來觸心者悉謂之魔賊此

二者事類繁細不可件析從無始以來與我為仇敵

非我獨然而人皆然非止於今已往未來無窮亦皆

然我知之矣彼來觸我我當觀之令精審而不迷練

之令純熟而不動難則至難未必能爾然比夫全不

知觀練者則殊矣

我視富貴如秋風之過如浮雲之變視身世如幻化之相如夢想之狀是故我心無所住而住亦不見其無所住之住

吾晚年之學住無所住故不為住修無所修故不為修得無所得故不為得説不可説所以無説是故徑荒交絶介然自守而已

吾嘗諦觀多士求其傑出若乃博聞强記洪筆麗藻學

洞天人之際才堪將相之科根器得中或有之矣必
要中根以上自然智生知高蹈之大方見還源之妙
性超出世表卓然獨存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莊子外篇有虛緣葆真之說圓覺經普眼章有理事無
礙法門予嘗究觀其體一也夫順緣而不失真與應
事而不妨理有何差別宏達之士適變會同固當如
此若偏執一家之言而意成隅閡者非也
南華之經有所評品謂之蔽蒙之民倒置之民天之戮

民予歎士大夫為何不知此言可愧可畏又西域之經有所尊奬謂之開士大士無上士為何不知此言可貴可愛而但蠢蠢然紛紛然與萬物同化滅欲何為哉

夫聖人作易窮神知化窮理盡性此乃數術之大者也數術雖大而有限量惟世雄妙覺之理不可以數術窮之獨出限量之外固非偏見孤説角其勝負者也

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予因續之以言云我願於造次顛沛之際逆情乖意

之時亦不失安然而住

采集內典四句以明已意云宴坐靜室冥神絕境凡所

有相夢幻泡影

道家之言虛無但得其體佛教之言寂照體用兼備真

學之流所宜具此知見分其半滿

清心釋累姑務息緣澄神定靈居常宴坐用之不匱其

如予何

儒書之要仁與義道書之要恬養智佛書之要定生慧兼而有之廣大悉備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内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從染指之欲大率如此不煩具陳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乃釋教所説一真法界是也周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乃釋教所説羣有從一真起滅名為生死隨其因報輪環各入諸趣

是也若非大和會不凝滯何以到窮理盡性之處不以時刻之少多處所之喧靜情境之違順冥心息念常存揔持

夫道家法要氣爲元也調柔順適自覺氣之和禪家法要性爲宗也空明洞徹自覺性之盡二法相符其妙盡矣

多藏厚亡不如積而能散高位疾顚不如卑以自牧是以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識之深者也

内學之人但依道家流所説真人至人體純素之理禪家流所説大乘上乘入空妙之法協用臻極誰窮智力

修證儀中已説須具五縁予嘗思之尚未該備今自立一説須具四縁第一具心縁深信樂欲此為根本其次具身縁無諸疾瘴事役其次具資縁有物足用有人善奉其次具世縁運歴平寧是也最先由巳次第委命

予愛經教中所言棲心聖境冥心絕境安住妙境若能
知而密契語嘿一致其要備矣何假外求於人
予讀經得楞嚴圓通法門圓覺無礙法門維摩不二法
門與夫誦其經而籍其數者異矣
學道者但得寐無夢而寤無憂譽不喜而毀不怒胸色
空而如一即動靜而皆如練此純深其道成矣
歸心聖境上有古先生藏事私庭下有隸子弟吾之慶
幸灼然居多

圓覺經中叙普眼之觀重重是幻冲虛經中辨爭鹿之訟重重是夢是知即今之我是幻也即我之所是夢也見此大空已是真智猶名半智又此普眼章中言非幻不滅如老子云其精甚真此則不空若能洞曉非空非不空超絶混融方名全智

予已大耋之年矣尚多游心文章愈愛體勢混融格力雄重才學典雅語句清拔内視靈府殊未有昏濁之狀

法華之悟入圓覺之隨順吾思詳練兼該以盡致力之妙斯亦無得之得

信正說作正觀志在超絶洞曉無為之理者名為達道信邪說作邪觀志在貪得增上有為之事者名為倿佛此二人心霄壤殊致

予好看內典若要學出世聖人圓寂妙湛之心固不可及然而觀練增深了達世間之幻妄銷去胷中之蔕芥比不知者亦獲法利萬分之一也

人所愛欲大率有二有聲無形謂之名或物或事謂之利殊勝反是亦有其二美善自得謂之德美善可蹈謂之道條目繁細此舉宏綱

前輩有詩句云兩輪日月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有以見是非之頗多也如此令人著文褒貶古人以為論有以見是非之有餘也又如此故莊生之書以環中之空為道樞釋氏之書以心言路絶名曰不可思議解脫真學之士若不到此則其言意未有休歇之

地

真學之士且能言不出是非色不形喜愠意不存愛憎積習純深亦不易得

寂然不動定體也志以道寧油然而生慧用也心華發越混而為一何慮何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為因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為緣起息緣反照是為要妙

一真法界本自常然三世妄心了不可得

始覺之覺名曰聖胎難忍能忍謂之有力大人觀練交深所作辨矣

予讀類書相術門有說唐時事初高智周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而江都人石仲覽傾産以待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此四人皆宰相也來公早貴而末途屯蹭高公晚達而最爲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而濟等皆如所言又有說五代周時趙廷乂世爲星官仍於袁許之鑒長於

氣色清泰未廷乂待詔内庭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

行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

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

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柰何際會諸公罕有卓絕

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尋而晉高祖入洛予因

思藝術之士亦如此言是知天時人事必以理道居

先耳

維摩經疏中有説云文字般若謂名句文三者平顯般

若故又圓覺道場修證儀中說修行初地得經綸智

予因自思好看佛書道書得意著文亦不失學法之

巧慧耳

酷嗜於道談乎無味之味也獨聞其和天然無聲之聲

也有如此者名決定相

不鰒驕餌則免五鼎之烹不入智籠則免四隅之觸古

人高蹈肥遯其見如此若復別得妙道何以加焉

學仙至要無越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安養神氣自求

獨善之利學禪至要無越於定慧相合而後明化導生靈曲成兼濟之名其意則已備矣其言則無窮也

予讀内外經典咸有所得讀法華經信入佛知見為大事所以依正覺觀其妙不使心昏迷讀周易信蒙以養正為聖功所以履正道晦其迹不求人見知協用交濟何往弗宜

内學之士智明而無為行於正道者是也識暗而有作

行於邪道者非也大率如此法門樞要

澡雪靈明之心道可致也固存幻化之身道所寄也牽制重複之緣道有累也於此觀練尤宜純熟

蒙以正功乃聖其直貫天必無愆應晦而明用乃靈其照對物必無遁形我如是言亦不立名

今采經録之語配為四句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照體獨立物我皆如法相及此吾道成矣

儒家燕居閑暇和舒顯放懷之容止禪家宴坐澄心空

寂晦入道之指歸理有淺深說難窮盡

道書言真人至人佛書言大乘最上乘者其理大同小

異若執所說則難爲和會

凡一百八十一章

法藏碎金録卷八